

梁
書

唐姚思廉撰

梁書

第三冊

卷四一至卷五六（傳）

中華書局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穀

宗懷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陳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通。旣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

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

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

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卽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諡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釋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

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

子襄，字子淵。「三」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既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

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

陶士衡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

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

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劉穀、南陽宗懷與裴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穀字仲寶，晉丹陽尹眞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穀焉。穀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懷字元懷。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懷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卽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

王承字安期，僕射陳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陳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末期，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諡曰章子。

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異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異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卽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異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齊室。祖綦，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旣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阼，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出爲安成內史。還除太子

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四〕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卽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末期，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

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咸以翔精誠所致焉。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父惠蒨，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

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黯納之，〔五〕介聞而上表諫曰：

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

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

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尙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

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

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

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年七十三，卒於家。

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世。

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部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鎮，史數千人，_{〔七〕}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內史，坐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尙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亦贍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暖，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人，並尚宋公主。

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除平西主簿。

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一〕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劭，宋司空忠昭公。父悛，齊太常敬子。

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

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尙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

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轉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尙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尙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

史、江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期，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孝子。

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惟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

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期，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旣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邵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

賢從中庶，〔五〕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摧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

吾昨欲爲誌銘，並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獻，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軍，轉主簿，遷尙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二〕}文甚宏麗。晉安王綱出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尙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網疏濶，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尙書。太清元年，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

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二〕孝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

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

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

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

善之慶。」

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元專，^{〔三〕}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校勘記

〔一〕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殷鈞」南史作「殷芸」。

〔二〕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宋熙」各本作「宗熙」，據南史及本書處士劉訐傳改。

〔三〕子褒字子淵「子淵」各本作「子漢」，當是姚思廉避唐諱改，今據周書王褒傳改回。

〔四〕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大通無四年，下又有「三年，卒官」。四、三顛倒，當有脫譌。

〔五〕高祖敕防主韋黯納之「黯」各本譌「默」，據南史及本書侯景傳改。

〔六〕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上「以」字，通鑑梁紀一七作「比」。

〔七〕史數千人南史作「職吏數千人」。

〔八〕台佐加貂始自球也「自」各本譌「有」，據南史及太平御覽二〇九改正。

〔九〕賢從中庶南史「從」下有「弟」字。

〔一〇〕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寺」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一一〕第二兄孝能早卒「能」南史作「熊」。

〔一二〕可謂桓靈寶重出「重」各本脫，據南史補。

〔一三〕子爲字元專南史「爲」作「清」，無「字元專」三字。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傅岐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潭之，左民尙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所奉卽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尙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

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

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尙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

盾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頓，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

服闋，除丹陽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尙書左丞，爲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除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輦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凝然自若，高祖甚嘉焉。

俄有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

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視事未期，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卽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諡曰忠。

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

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尚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緇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虎」。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

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旣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

子操，尚書三公郎。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琰，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

擢爲益州刺史。父翽，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

岐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左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岐監知繕築，事畢，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

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

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異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啓請追使，敕但依違報之，至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爲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乎。

校勘記

〔一〕祖潭之「潭」各本作「渾」，形近而譌，據南史及宋書臧燾傳改。

〔二〕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左」各本譌「宏」，據南史改。

〔三〕除始新令「始」各本譌「如」，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七〇四、太平御覽二六七改。

梁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張嶷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蒨，^{〔一〕}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

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

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

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州，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

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三〕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

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卽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勦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

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

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諡曰忠貞，並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

梁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

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啓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

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璉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釋之，猶坐免職。

及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州，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 江子一，前尙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諡烈子。

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並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嶷字四山，鎮北將軍 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嶷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

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岷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岷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岷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岷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岷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岷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岷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岷，岷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岷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岷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

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尙書左丞。侯景逼京

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卽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衆，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尙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嶮，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

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

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嶷二三子之徒，捐軀殉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校勘記

〔一〕韋粲字長倩「倩」南史作「倩」。

〔二〕必期如此。按：南史及冊府元龜三七二無「期」字。

〔三〕與合軍進屯王遊苑「與」下，南史及冊府元龜三七二有「粲」字。按本書裴之高傳云：「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疑此脫「粲」字。

〔四〕江子一字元貞「貞」南史作「亮」。

〔五〕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奉」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六〕出爲戎昭將軍「戎昭將軍」冊府元龜八七七作「戎武將軍」。按：隋書百官志及通鑑梁武帝天監七年、中大通元年敕梁將軍名號，無戎昭將軍及戎武將軍。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

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邑二千戶。

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勦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疊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卽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胸慟

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二〕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卽賜所乘馬。及爲

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既陷，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

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京

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尙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頓，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嫺嫺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

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勝于大閤。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

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感。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曰忠壯世子。并爲招魂以哀之。

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四〕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百，從間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諡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旣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校勘記

〔一〕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太平御覽六〇二引三國典略云蕭大心與大臨同年，二人同遇害，大臨時年二十五。則「二十九」當作「二十五」。

〔二〕復還揚州 「揚州」上，南史有「東」字，按上文有：「出爲東揚州刺史。」

〔三〕西陽王大鈞字仁輔 「輔」南史作「博」。

〔四〕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 「靜住子」南史作「篤靜子」。

梁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爲王府中錄事，參軍如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仍除雲騎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爲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荊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

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

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強，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卽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卽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

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齋令書先入，僧辯從齋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卽下地，鎖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

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二〕}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崩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蘊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荂，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

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柯推蝦蟇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一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

於是世祖命僧辯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三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江攻郢，三卽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尙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尙書

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

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見本紀。

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卽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強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斲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纒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鱸。豈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

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尙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

及王師次于南州，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鵠舡千艘並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卽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卽遣强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梠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相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

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

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

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

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崱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五〕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並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

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崩、杜龜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尙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卽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云「朝廷若放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

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旣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卽詔僧辯次于姑孰，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三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尙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變此中

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

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諡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淩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旣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尙書左僕射王裒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溫。旣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爰命師旅，旣脩我戎；補茲衰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所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旣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旆，宇毀遺碑。卽虛舟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

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荊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尙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卽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尙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勦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尙；況我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眷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極爲沖藐，梁釁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強，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冤逆。清河王岳，前救荊城，

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艦，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勦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

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沒，卽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既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眞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吝。請押別使曹沖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勗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我宗祏。」至于丘園板築，尙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宜具。公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沿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

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紘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協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都，卽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紘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啓曰：「員外常侍姜曷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歆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尙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鱸舫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旣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勦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尙書王通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尙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慚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

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僧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

貞陽既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顗遽走出閤，左右心腹尙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顗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

長子顓，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顓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顓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顓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

顓弟頊，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矣！

校勘記

〔一〕郴州刺史裴之橫等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按隋志桂陽郡云平陳置郴州，不云梁所置，裴之橫傳亦不云爲郴州刺史。疑此傳誤也。」今按：冊府元龜三九九引此段文全同，但無「郴州刺史裴之橫」七字。

〔二〕魯山城主支化仁「支化仁」本書簡文帝紀及侯景傳作「張化仁」，通鑑亦作「張化仁」，胡注：「或曰，張化仁卽支化仁。」

〔三〕僧辯仍督諸軍渡江攻郢「江」各本作「兵」；惟金陵局本改作「江」，今從之。

〔四〕又以鵠舫千艘並載士「士」各本皆譌「土」，據冊府元龜四三三及通鑑改。

〔五〕僧辯憚之不敢輕進「敢」各本作「與」，據通鑑改。

〔六〕云朝廷若放王琳納等自當降伏「放」各本譌作「殺」，據南史改。

〔七〕承聖三年三月甲辰「三月」各本作「二月」，據本書元帝紀及通鑑改。按：通鑑考異云「典略作

『二月甲子』，今從梁紀」。

〔八〕西魏相宇文黑獺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黑泰」冊府元龜一九九作「泰」。按：宇文

泰本名黑獺，獺、泰聲相近。

〔九〕及敬帝初卽梁主位「主」南史及通鑑並作「王」。

〔十〕建我宗祏「我」各本作「武」，涉形近而訛，今改。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崱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龜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_二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強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譏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愈甚。

晚事世祖，爲鎮西錄事參軍。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荊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

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堦，遙以待之。〔三〕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己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

承聖二年，進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

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箴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間道襲陷郢州，軍中兇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污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

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崩卽懷寶第七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

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

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強弩射，元建衆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卽破平之。於是旋鎮，遘疾卒。詔曰：「崩，

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原，實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諡曰武。」

崱兄弟九人，兄嵩、岑、崧、崧、崧、崧、崧、崧、崧，並知名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崱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遂走依其兄崱於南陽，崱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崱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崱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口，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

以其多反覆故也。

龔，崱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鄖州刺史，中廬縣侯，^{〔七〕}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龔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龔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

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龔、僧辯之壻也，爲吳興太守，以霸先旣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

以距之，遣軍副杜泰攻陳蒨於長城，反爲蒨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龔，龔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龔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

子春，天監初，起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爲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沒，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

孫顥，少知名。釋褐奉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搃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殉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爲不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勳庸顯著，卒爲中興功臣，義哉。

校勘記

〔一〕以大通二年歸國 〔二年〕南史及冊府元龜二一五、四四四俱作「三年」。

〔二〕據白堦遙以待之 〔堦〕各本作「塔」，百衲本作「壤」，據通鑑梁簡文帝大寶二年紀改。

〔三〕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 〔遠〕南史及通鑑梁元帝承聖元年紀並作「達」。

〔四〕與元建大戰於士林 〔士〕各本譌「土」，據通鑑梁元帝承聖元年紀改。士林卽六合北士林館。

〔五〕兄嵩、岑、嶷、岌、岌、岌、岸及弟崧、幼安，與上文「崧卽懷寶第七子」正合。

〔六〕乃進軍大舉口 〔口〕各本作「因」，據通鑑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紀改。按：通鑑「乃」作「仍」。

〔七〕中廬縣侯 〔中〕字各本並脫。據南史、通志補。中廬縣屬雍州襄陽郡。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徐普濟

宛陵女子

沈崇儔

荀匠

庾黔婁

吉玢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紉

劉霽

褚脩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踰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繒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曇恭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

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

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牀寢，母爲猛虎所搏，女號叫挈虎，虎毛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儵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儵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

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惔辟爲主簿。^{〔三〕}崇係從惔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係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係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係，^{〔四〕}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期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係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

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徠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眦皆爛，形體枯槁，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毀頓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

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一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

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卽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尙書儀曹郎。

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尙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玢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玢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玢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玢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玢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

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玠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玠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玠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玠對曰：「凡鯤鯢螻蟻，尙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齎粉。但囚父挂深刻，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玠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玠弗聽，曰：「玠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玠曰：「異哉王尹，何量玠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玠有覲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期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忱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玠，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玠以父陷罪，因成悻

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標之，州從事。

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己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與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磨俱師事南

陽劉虬。^{〔六〕}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七〕}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句，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旣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呂人也。^{〔八〕}祖元眞，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句。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擢，太中大夫。

炯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曲藉地，腰虛腳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潁川人也。〔九〕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

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柁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城令，卒。

江杯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祿大夫。杯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杯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杯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徐州，□□□召爲迎主簿。杯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杯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三〕

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歆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學傳，歆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

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三〕

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飢。」強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

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強勸以飲粥。蘭初勉強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紇、謝蘭者，亦二子之志歟。〔一三〕

校勘記

〔一〕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虔」各本譌「度」，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五七改。

〔二〕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兖州」，宋書沈慶之傳作「南兖州」。

〔三〕三年太守柳惔辟爲主簿「三年」南史及太平御覽四一二作「二年」，按：沈崇僚於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據鄱陽王恢傳，恢於天監二年出爲征虜將軍南徐州刺史，而據柳惔傳，惔於天監二年出爲吳興太守，是沈崇僚被辟爲主簿，當在天監二年。

〔四〕前軍沈崇僚 沈崇僚曾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前軍」下疑脫「參軍」二字。

〔五〕湘州刺史柳忱復召爲主簿「忱」各本譌「悅」，據南史改。按：柳忱傳云，忱於天監六年爲湘州

刺史。

〔六〕與鄉人郭鑒俱師事南陽劉虬。「鑒」南史作「麻」。按安成王秀傳是「麻」字。冊府元龜七五三作「麻香」，當是「鑒」字分刻爲二。

〔七〕韓生無虞丘之恨矣。「虞丘」，南史作「丘吾」。李慈銘南史札記：「丘吾卽丘吾子，事見說苑敬慎篇。梁書作虞丘，古虞吾字通用。周書及北史儒林樊深傳云，嘗讀書見吾丘子，蓋皆誤倒。」

〔八〕彭城呂人也。

「呂」各本作「莒」。

彭城郡有呂縣，無莒縣。今改正。

〔九〕庾沙彌，潁川人也。「潁川」各本譌作「潁陰」，今改正。按本書文學庾仲容傳：「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孫。」

〔十〕南康王爲南徐州。「南徐州」各本皆脫「徐」字。按：本書及南史南康簡王績傳並云天監十年遷「南徐州刺史」，今據補。

〔二〕父聞慰，齊正員郎。「正」各本譌「工」，據南齊書劉懷慰傳改。按聞慰爲懷慰原名。

〔三〕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各本脫「北」字，據南史補。

〔三〕至如丘吳，終於毀滅，亦二子之志歟。按韓懷明傳作「虞丘」，南史作「丘吾」，爲一人。此論又作「丘吳」而謂爲二人。李慈銘南史札記云：「惟分爲二人，或別有所本，恐是誤耳。」參本卷校勘記

第七條。

梁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子革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爲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尙玄虛之學，爲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

定六律，改斗曆，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疇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二〕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十數年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黻，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

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

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旣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一。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嘬，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暉六世孫也。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

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

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尙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尙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三〕子朝隱、朝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旣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

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尙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

士，以爲行人，繡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繡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繡墨經來迎。高祖與繡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繡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繡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繡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繡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旣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

初，繡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繡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繡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繡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

之與神，不得相異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四〕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五〕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六〕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七〕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八〕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九〕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一〇〕}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一一〕}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一二〕}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歟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漸，物之理也。」

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一三〕}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

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二四〕}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二五〕}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二六〕}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知心爲慮本。」^{〔二七〕}

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二八〕}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二九〕}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三〕}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鷄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員極，理無有二，」^{〔三〕}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儉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

存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卹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尙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此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續在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

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

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

齊永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

植之性仁慈，好行陰德，三雖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旣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

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

策至數十人。

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革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

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

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三三〕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三五〕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如母，禮歟？』〔三六〕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

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尙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三七〕}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三八〕}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三九〕}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

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

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

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冤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世孫。父倫之，給事中。

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

瑒同業友善。

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

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

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

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三〕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尙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

子俶玄，〔三〕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 諡之後也。諡沒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諡有後焉。

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四〕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

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

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

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三〕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遍，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爲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

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佟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校勘記

〔一〕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 按：上文有「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此只有四人。南史「平原明山賓」下有「吳郡陸璣」，恰合五經博士每人各主一館之數。此句當脫「吳郡陸璣」四字。

〔二〕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 「義」南史作「議」。

〔三〕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 「糞溷」二字，各本譌倒，據南史乙正。

〔四〕神故非質形故非用 「神故非」下各本脫「質形故非」四字，據弘明集卷九蕭琛難神滅論所引范

續原文(以下簡稱范縝原文)補。

〔五〕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 范縝原文，「刀」字作「刃」。

〔六〕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 兩「其」字，原脫。據范縝原文補。

〔七〕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 「在」字各本脫，據范縝原文補。

〔八〕是無人質 范縝原文作「是無知之質也」。

〔九〕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 「死者」下各本脫一「有」字，「如木」下各本脫「之質」二字，據范縝原文補。

〔一〇〕非生者之形骸邪 「者」字各本脫，據范縝原文補。

〔一一〕豈不因生而有死 「因」各本作「從」，據范縝原文改。

〔一二〕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 「受」各本譌「愛」，據范縝原文改正。

〔一三〕手等亦是神邪 「神」字各本脫，據范縝原文補。

〔一四〕知之與慮爲一爲異 「知之與」三字各本脫，據范縝原文補。

〔一五〕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 「應有二」下各本脫「慮慮既有二神有二」八字，據范縝原文補。

〔一六〕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慮」各本譌「意」，據范縝原文改。

〔一七〕是以知心爲慮本。「知」字各本脫，據范縝原文補。

〔一八〕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眼」字各本脫，據范縝原文補。

〔一九〕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自」各本譌「目」，據范縝原文改正。

〔二〇〕此形表之異也。「此」字各本脫，據范縝原文補。

〔二一〕聖人員極理無有二。「聖人」二字各本脫，據范縝原文補。

〔二二〕好行陰德。「行」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二三〕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貪」，南史作「食」。

〔二四〕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母」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二五〕諸子宜攝祭事。「諸」南史作「世」。

〔二六〕依禮庶母慈已至喪慈母如母禮歟。「依禮」各本作「禮依」，據南史乙正。按：「庶母慈已」，見儀

禮喪服子夏傳，故云「依禮」。又「喪慈母如母」各本脫「如母」二字，據禮記曾子問補。

〔二七〕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如母」二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二八〕則此慈母亦無服矣。「母」字，各本脫，據冊府元龜五七九補。

〔二九〕自是師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兩「母」字各本無。據冊府元龜五七九補。

〔三〇〕卞華字昭丘。「丘」南史及冊府元龜七六八作「岳」。

〔三二〕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東」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三三〕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四十七卷」，冊府元龜六〇〇同。南史及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作「三十卷」。

〔三三〕子俶玄「俶」，南史作「淑」。

〔三四〕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麟」各本作「麟」，據南齊書沈麟士傳改。「在」字各本亦脫，據南史補。

〔三五〕投閑則誦讀「投」，南史作「役」。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尙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

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讎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濯，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撝，齊五兵尚書。

沆幼聰敏，五歲時，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

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讎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使成。〔一〕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漑、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與友善。〔二〕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四。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

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爲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愐，齊太子中庶子。

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悛、繪等並顯貴，苞母謂其畏

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皆畢，繪常歎服之。

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卽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

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尙書功論郎，^{〔四〕}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中正並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尙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

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吾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卽位，以肩吾爲度支尙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景，

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

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王記室。〔六〕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七〕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

子紹，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

紹弟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 郟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

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 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

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爲安西 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 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 僧孺集其文爲八卷。

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時有會稽 虞騫，工爲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 孔翁歸、濟陽 江避，並爲南平王 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避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卽將填街。服旣纓組，尙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僉楚，應在綏撫，」〔九〕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付尙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西中郎晉安王記室。

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復

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袁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牧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遺形，窮情寫物，最爲詳

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

嶧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諠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

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賓，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頃之，卒官。

岍字長岳，〔一〇〕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吏傳十卷。〔一一〕岍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岍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

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朓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三〕禮之甚厚。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

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惔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

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

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並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陵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爲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並有文集。

校勘記

〔一〕三刻使成 〔三〕各本作「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五五一改。按：限三刻成詩，爲當時通例，可參看本書褚翔傳、謝徵傳。

〔二〕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與友善 「與」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三〕時伯叔父悛繪等並顯貴 「伯叔父」百衲本、南監本、汲古閣本、金陵局本俱作「世叔父」，今從北監本、殿本。張元濟梁書校勘記：「伯叔父，是。南史：悛弟子苞，繪，悛弟也。」

〔四〕遷尚書功論郎 「功論郎」各本作「工部郎」，據南史改。尚書屬有功論郎。工部之名起於隋，齊

梁未有。

〔五〕方分肉於仁獸「分肉」冊府元龜一九二作「六駿」。按：「方六駿於仁獸」，與下句「逞卻克於邯鄲」相偶成文。六駿食虎豹，不可方之於「仁獸」；卻克腳跛，不可逞步邯鄲。若作「分肉」，則無意義。

〔六〕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王記室「臨川」下各本脫「王」字，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五五五補。
〔七〕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今本後漢書有紀十二卷，志三十卷，傳八十八卷，共一百三十卷，不符一百八十卷之數，「八」或係「三」之譌。

〔八〕東海鄰人也「鄰」各本譌「剡」，據南史改。

〔九〕應在綏撫「撫」各本作「附」。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一二改。

〔一〇〕岍字長岳「岳」南史及冊府元龜五五五作「丘」。

〔一一〕著良吏傳十卷「吏」各本譌「史」，據南史及隋書經籍志改。

〔一二〕太守王嶸素相賞好「嶸」冊府元龜六八七作「峻」。疑作「峻」是。南史王峻傳，峻仕齊爲桂陽內史，天監初還，時正相接。

〔一三〕出爲晉陵令「晉陵」各本作「晉陽」。據南史文學卞彬傳高爽附傳改。

〔一四〕坐事繫冶「冶」各本譌「治」，今改正。

梁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一〕

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

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略云。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鵬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譎譎謹咋，異端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

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燠金流石。文公躋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近世有沛國劉璣，璣弟璣，並一時之秀士也。璣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璣則志烈秋霜，心貞岷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

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概：

夫靡顏賦理，哆囑顙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縶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崐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

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橐杌，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

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三〕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

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儷，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尙新，

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壘，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

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轤，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敘，遺之好事云。」

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諡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輿，晉驃騎將軍。

沼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並有重名於前代。

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

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爲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

閣道飲酒酣嘯，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淵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啓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

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旣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荊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脩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息。旣匪高官，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疏，疾令心阻，沈滯牀簟，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酥；寧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遁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歡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筵虛心末席。去日已疏，來侍未戢，連劍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

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

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

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

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絪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

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廼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鞏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敍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七〕}褒貶於才略，怛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銓敍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旣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旣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然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朞而卒。文集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

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得詠燭，公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尙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公並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

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公

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

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二〕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尙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子薨，出爲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官，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

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

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國山令，〔三〕卒，時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

齊書良政傳。

查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

查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三）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查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查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查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查爲贊二首，並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查書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微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甿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

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敘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而作楨字。昉問昉：「此字是不？」昉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者。」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昉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昉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時卽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昉血脉所因。昉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昉：「尙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昉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昉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昉焉。其博識強記，皆此類也。

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昉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昉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尙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昉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去職。服闋，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

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政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徂歸賦，稱爲博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

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親釋氏經教，常行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

杳自少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並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與從叔朏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隆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諮議，梁臺黃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書監，左民尚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未

序，會疾卒。

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既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初爲安西安成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如故。

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

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尙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燾，宋左光祿。祖凝，齊尚書右丞。父稜，後軍

參軍。

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

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並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爲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議參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暄，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

挺幼敏寤，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

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

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

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覩。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揚生沉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紙緡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

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楮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眷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

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尙復遊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篲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

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槩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

勉報曰：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置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

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逖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羣，故當捐此薛蘿，出從鵷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

吾智乏佐時，才慚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欬，遘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沉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

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縉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慚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

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天心寺。〔二〕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

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

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

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旣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廻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並以強學爲王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並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

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

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

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

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旣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卽眞，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並掌著作。雲公善弈棊，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鰋魚舟，形闊而短，高祖暇

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尙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尙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

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稟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歧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忪，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無次。」

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並行於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

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徧，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尙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含，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

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恆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

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二）
有二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訕，啓自此作。若

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摘豔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校勘記

〔一〕父斑宋始興內史「斑」南史作「璇之」，魏書劉休賓傳作「璇之」。

〔二〕善惡無徵未洽斯義 文選「善惡」上有「若使」二字。

〔三〕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 「二年」南史作「三年」。按：上文云「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畧至中山」，則峻生於宋大明二年。自宋大明二年至梁普通二年，首尾六十四年；至普通三年，則首尾六十五年。「時年六十」下當脫一「四」字或「五」字。

〔四〕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尙書三公郎 「郎」上各本衍一「侍」字，據南史刪。

〔五〕因事罷歸豈云栖息既匪高官理就一廬 豈云栖息「各本脫「息」字」，「既匪高官」各本作「匪商官」□。今據冊府元龜九〇五補正。

〔六〕仲洽流別 「洽」各本譌「治」，今改正。

〔七〕崇替於時序 「替」各本譌「贊」，今改正。

〔八〕嘗於沈約坐賦得詠燭「得詠」二字各本譌倒，據冊府元龜八三九乙正。

〔九〕歷餘姚錢塘令「餘姚」南史及冊府元龜七〇五作「餘杭」。

〔一〇〕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南史作「父敬叔，齊長城令」。

〔一一〕辭文典麗「文」各本作「又」，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三九改。

〔一二〕出爲國山令「國」各本譌「固」，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三九改正。

〔一三〕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娑娑然」南史作「婆娑然」。

〔一四〕張安世傳曰至以待顧問按張安世傳無此文，此語及張晏注並見漢書趙充國傳。

〔一五〕謝徵字玄度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徵當爲微之譌。」按南史作「微」。

〔一六〕曾祖燾宋左光祿「燾」各本譌「壽」，今改正。按：臧燾，宋書有傳。

〔一七〕祖凝齊尚書右丞「凝」卽臧凝之。臧凝之仕宋，官至尚書右丞，爲劉劭所殺，事終於宋，不得言齊。此「齊」字疑當移在下文「父稜，後軍參軍」之「後軍參軍」上。

〔一八〕乃出天心寺各本譌「大心寺」，據冊府元龜九四九改。

〔一九〕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南史「卷」下有「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九字。

梁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何點 弟胤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顗

劉慧斐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爲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

潦。」^{〔三〕}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皙，廬江人。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強爲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

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

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朓、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初，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三〕}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

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

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

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

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尙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姪。」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

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栖志宵冥。朕日昃思治，尙想前哲；況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喉膺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赴。乃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已〕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旣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

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匹。喪事所須，內監經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錄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旣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遲任爲嗣。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

起家齊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

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

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旣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闕，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歡遇，曳裾儒肆，^{〔五〕}實欲臥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釁禍。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旣俯拾青組，又脫屣朱轂。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己，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

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尙蘊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六〕}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尙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七〕}遲面在近。」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

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眄識，今又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腳大惡，此心不遂耳。」

果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尙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旣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

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

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卽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

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

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九〕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

手令以褒美之。

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衾，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

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

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

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嘆異之。

幼至孝，性沉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

友因呼爲「居士」。

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

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

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

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

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於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二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

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驂，何以異夫驥騄。」

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

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始願，故不受也。」

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

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諡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

已。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宜都王鏐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鏐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祕異，因著夢記焉。

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性好著述，尙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

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旣早與之遊，及卽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刀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威勝，並爲佳寶。

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玖，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

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二巴文舉北輜，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脩。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饗，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並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就。

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

七年，高祖敕問太守王份，份卽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一五〕}

沈顓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

顓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顓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見，顓送迎不越於閭。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

俄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顓內行甚脩，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

顓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惔以顓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惔大慚，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

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二）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爲離垢先生。

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

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于家，時年七十。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剋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

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歊字士光，訐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二〕齊正員郎。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

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三〕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

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

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卽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

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卽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反則合乎莊周，〔三〕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

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

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尙或如

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坎，坎足容棺，不須塋壁，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杵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

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

歠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歠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歠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歠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歠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歠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諡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並一

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

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板爲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詵曰：「明敷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通黃、老，該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疾不赴。

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

十卷，行於世。

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爲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

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

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於石。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隰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徽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爲法曹參軍，並不赴。

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閥，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校勘記

〔一〕孟子曰至失之若其死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孟子曰數語，今本無。」

〔二〕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 按：淮南子曰二語，見莊子德充符，淮南子俶真訓引文與此異。

〔三〕遑恤國家 「國家」南齊書何點傳作「外家」。

〔四〕安道逸志 「逸」各本作「勉」。據藝文類聚三七、冊府元龜二一一改。

〔五〕曳裾儒肆 「裾」各本譌「裙」，據冊府元龜八一〇改。

〔六〕息舉之用存乎其人 「息」各本譌「自」，據藝文類聚三七改正。按：此語蓋本禮中庸「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七〕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 「王果」南史作「王杲之」。

〔八〕圓丘國郊舊典不同 「國郊」疑當作「南郊」。冊府元龜八一〇卽作「南郊」。

〔九〕授胤香爐奩并函書 「爐」字各本皆脫，據南史補。

〔一〇〕體二之徒獨懷鑒識 「二」各本譌「之」，據冊府元龜八二二改。

〔一一〕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 「青」各本譌「清」。按：南齊書武帝紀有「青溪宮」，今據改。

〔一二〕其一名善勝一名威勝 「威」原作「成」，形近而譌，今改正。藝文類聚六〇有梁簡文帝謝敕賁善勝威勝刀啟，玉海一五一「宏景獻二刀於武帝，一名善勝，一名威勝」，字並作「威」。

〔三〕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 按：南史陶弘景傳謂弘景生於宋孝建三年，則至大同二年死時，年八十一，非八十五。藝文類聚三七蕭綱華陽陶先生墓誌銘及文苑英華八七三蕭綸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皆云「春秋八十有一」。「五」當作「一」。

〔四〕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 「東組」無義，「組」疑當作「徂」，與下文「北輜」相對成文，當因形近而譌。冊府元龜六八七正作「徂」。

〔五〕門人劉噉集而錄之 「噉」南史作「噉」。

〔六〕劉慧斐字文宣 「文宣」南史作「宣文」。

〔七〕過處士張孝秀 「過」南史作「遇」。

〔八〕父聞慰 聞慰爲劉懷慰本名，此當舉其後定之名「懷慰」方合史例。冊府元龜七八三作「懷慰」，是。

〔九〕十一讀莊子逍遙篇 「十一」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七四作「十二」。

〔一〇〕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 「民」各本作「人」，據冊府元龜九〇七改。

〔一一〕不反則合乎莊周 「反」各本作「存」，據冊府元龜九〇七改。

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朐素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隕，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

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覬之，宋鎮軍將軍、湘州刺史。

憲之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撫軍主簿。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己牛，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言醕清且美焉。

遷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執政，以爲驃騎錄事參軍，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爲中書侍郎。齊高帝卽位，除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

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還爲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

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事。〔三〕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卽命無禁。

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尙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出爲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遭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出爲寧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

永元初，徵爲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三〕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授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以敕其子曰：

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

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粗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疏忽。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

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

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秉領丹陽尹，引爲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爲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等伏誅。

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爲尚書令，與季直素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諡爲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儉爲淵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

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爲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衛

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呂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旣見，便留之，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

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

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朐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皆有盛名。

朐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爲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爲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爲臨川王友，復爲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朐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

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行，諡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朐素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校勘記

〔一〕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以弘道厲俗也」句上疑脫「退也」二字，從下文「然其進也」、「其退也」可知。

〔二〕加建威將軍行婺州事。婺州是唐置，隋以前無婺州。南齊書、南史本傳並云「行南豫、南兗二州事」，不云「行婺州事」。「婺」字誤。

〔三〕除豫章太守。南齊書陸慧曉傳附顧憲之傳及南史本傳並云「爲豫章內史」。

〔四〕齊武帝崩明帝作相「崩明帝」三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梁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

良吏

庾萼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暄 何遠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爲親民，是以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齊末昏亂，政移羣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培克聚斂，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綾綵，無珠璣錦繡，太官撤牢饌，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醢，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廉

平，皆召見御前，親勗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驥爲晉安太守，漑等居官，並以廉絜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若新野庾華諸任職者，以經術潤飾吏政，或所居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爲良吏篇云。

庾華字休野，新野人也。父深之，宋雍州刺史。〔二〕

華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稱。弱冠，爲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尚書殿中郎，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齊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

鬱林王卽位廢，掌中書詔誥，出爲荊州別駕。仍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復爲州別駕。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華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

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功曹參軍，遷尚書左

丞。出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華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十斛。初，華爲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成歸荊州，時華爲州別駕，益忽藹。及高祖踐阼，藹以西朝勳爲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高祖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憤，故發病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三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

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胤，胤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府參軍，三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陵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

令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難，明帝使瑒行治之。瑒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瑒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瑒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瑒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永泰元年，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

去官還京師，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瑒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瑒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瑒從在高祖軍中。

初，瑒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瑒爲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卽位，雲深薦瑒，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瑒催督運轉，軍國獲濟，高祖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瑒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高祖並納之。

以母憂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瑒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階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瑒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

自是權右屏跡。瑒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瑒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屨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瑒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瑒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

後王師北伐，徵瑒爲建威將軍，督運漕，尋兼都水使者。頃之，遷少府卿。出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篤，瑒行府州事。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瑒性屈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瑒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盜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爲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謇諤，在宮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

相器重，號爲「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還就養，乃拜中散大夫。

明帝卽位，除游擊將軍，出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縋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聞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聞于數十里。

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阼，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四匹。」

述曾生平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十九。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齊

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爲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太守徐嗣召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之屈。以父喪去職。

明帝卽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崗，瀆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謠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

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收之，仲孚竊逃，逕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高祖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爲天下第一。

超遷車騎長史、長沙內史，〔七〕視事未朞，徵爲尚書右丞，遷左丞，仍擢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事畢，出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雲麾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坐事除名，復起爲司空參軍。俄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時年四十八。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

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仲孚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

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焉。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少爲親人趙伯符所知。謙年十七，伯符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行參軍，以治幹稱。父憂去職，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參軍，歷仕大司馬、太宰二府。出爲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爲神明。

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

元徽初，遷梁州刺史，辭不赴職，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強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

齊初，爲寧朔將軍、錢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廐居焉。永明初，爲冠軍長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尙方，頃之，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爲南中郎司馬。東昏永元元年，遷□□大夫。

天監六年，出爲輔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強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卽害居民。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年老，徵爲光祿大夫。旣至，高祖嘉其清絜，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

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絜。居身儉素，牀施蘼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己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賻錢

三萬，布五十匹。高祖爲舉哀，甚悼惜之。

謙從子廉，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尙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爲展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也。

伏暉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太學博士，尋除東陽郡丞，秩滿爲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其得養焉。

齊末，始爲尙書都官郎，仍爲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爲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尙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

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絜，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

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爲新安太守。^{〔九〕}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

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暉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爲豫章內史，暉乃出拜。治書侍御史虞瞻奏曰：「^{〔一〇〕}

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

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暉深誹怨，形於辭色，興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悲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傲然，了無異色。暉識見

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客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辯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暉踉蹌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二〕請以暉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暉卽主。

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暉，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默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縲。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暉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

有詔勿治，暉遂得就郡。

視事三年，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爲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臥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尙諸。」

初，暉父曼容與樂安任遙皆暉於齊太尉王儉，〔三〕遙子昉及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右長史，暉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略相伴。暉性儉素，車服粗

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

遠釋褐江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永元中，江夏王寶玄於京口爲護軍將軍崔慧景所奉，入圍宮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既而發覺，收捕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產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衆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援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及也。」（三）板輔國將軍，隨軍東下。既破朱雀軍，以爲建康令。高祖踐阼，爲步兵校尉，以奉迎勳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將軍、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

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它事率多

如此。跡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爲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數十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遠度已無賊，就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

後起爲鎮南將軍、武康令。巴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朞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淵朗爲桂州，緣道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

遠在官，好開途巷，脩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廐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俸錢，並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卽還，仍爲仁威長史。頃之，出爲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

遠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二〕}以此多爲俗士所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後復起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爲圓，斲雕爲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爲由余，輕薄變爲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校勘記

〔一〕父深之宋雍州刺史「雍州」各本作「應州」。按宋無應州，南齊書庾杲之傳，祖深之，雍州刺

史。是「應」乃「雍」之譌。今據改。

〔二〕太守永陽王闡而饋之「永」各本作「襄」，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六七九改。按：齊、梁俱無襄陽王。永陽嗣王伯游於天監元年爲輔國將軍、會稽太守。

〔三〕叔父昶 南史作「父昶」，無「叔」字。

〔四〕嘗詣齊尙書右丞殷灝「右」南史作「左」。

〔五〕引爲府參軍「府」下，南史有「行」字。

〔六〕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有」字各本脫，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九三補。

〔七〕超遷車騎長史長沙內史「超」各本作「起」。按：仲孚以「治爲天下第一」，由縣令驟升至內史，是爲「超遷」，不當云「起遷」，形近而譌，今改正。

〔八〕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 孫謙只歷巴東、建平、江夏、零陵四郡，「五」字疑譌。

〔九〕徵爲新安太守「新安」各本譌「東陽」，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五一九、六七九、八二〇改。按：下云「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此三縣俱屬新安郡。

〔一〇〕治書侍御史虞囙奏曰「治書」下脫「侍」字，據南史補。

〔一一〕於斯已及「及」疑「極」之譌。

〔一二〕陶父曼容與樂安任遙皆暱於齊太尉王儉「遙」各本皆作「瑤」，任昉傳作「遙」。按：南史亦作

「遙」並云「遙兄遐字景遠」，則遙是而瑤非。今據改。

〔三〕未易及也 「及」各本作「人」，據冊府元龜九四九改。

〔四〕後起爲鎮南將軍武康令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鎮南是軍號之大者，不應爲令，疑『將軍』或是『參軍』之誤。」

〔五〕未嘗以顏色下人 「下」各本譌「干」，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七七改。

梁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

諸夷

海南 東夷 西北諸戎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爲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爲海南傳云。

林邑國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此縣。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夷亦稱王，〔一〕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璚瑁、貝齒、吉貝、沉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也。沉香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不浮者，曰窳香也。

漢末大亂，功曹區達，殺縣令自立爲王。〔二〕傳數世，其後王無嗣，立外甥范熊。熊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三〕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捲縣夷帥范稚家奴，〔四〕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頭，化而爲鐵，因以鑄刀。鑄成，文向石而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舉刀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獨異之。范稚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隣國迓王子，置毒於漿中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吞滅之，有衆四五萬人。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稚，前後監日南郡，並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太守，侵刻尤甚。林邑先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

屠滅之。進寇九德郡，殘害吏民。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又遣督護陶緩、李衢討之。^{〔五〕}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五年，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駿、九真太守灌邃帥交、廣州兵討之，佛嬰城固守。邃令駿盛兵於前，邃帥勁卒七百人，自後踰壘而入，佛衆驚潰奔走，邃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哀帝昇平初，復爲寇暴，刺史溫放之討破之。^{〔六〕}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七〕}執太守吳源，又進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遣都護鄧逸等擊破之，即以瑗爲刺史。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八〕}瑗遣海邏督護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交龍王甄知及其將范健等，^{〔九〕}生俘須達息卬能，及虜獲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九德諸郡，殺蕩甚多，^{〔一〇〕}交州遂致虛弱。

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麟固諫不從。其甥旣立而殺藏麟，藏麟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之弟曰文敵。文敵後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曰陽邁。^{〔一一〕}

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于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縵；穿耳貫小鐙；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

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傘，以吉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以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

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栗城不剋，乃引還。爾後頻年遣使貢獻，而寇盜不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民戶，其大臣葺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栗城。景憲攻城，剋之，斬扶龍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逕進，卽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祟。

孝武孝建、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遣長史奉表貢獻。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曰：「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脩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十年，十三年，天凱累遣使獻方物。俄而病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

獻。普通七年，王高式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中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陀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於海。其國輪廣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

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

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甔，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

又傳扶南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滂，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扶南國俗本裸體，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二四〕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卽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取之，混填卽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王。

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二五〕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隣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

行。蔓姊子旃，^二時爲二千人將，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更繕治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民人以焦蔗龜鳥爲禮。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鑲、雞卵投沸湯中，令採取之，若無實者，手卽焦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餵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麋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

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駐令勿送。」其後王僑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僑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僑陳如死，後王持梨、陀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闍邪跋摩遣使貢獻。

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曰：「扶南王僑陳如闍邪跋摩，介居

海表，世纂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琛。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

今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

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

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

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閼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

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

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阿育王塔所，^{〔二〕}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三〕}卽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鑲釧釵鐸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罍，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尋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

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尋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尋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罍，次玉罍，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

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

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鄒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卽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

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培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

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嘯歔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尙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卽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邨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盤盤國，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揚州閭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淨無雲，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並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舟航，臣聞之慶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問訊。今奉薄獻，願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貢牙像及塔，并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使送菩提國眞舍利及畫塔，并獻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二九〕伏承聖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隣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暫奉見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等。」〔三〇〕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邨憐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

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脩跋陀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

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都天子，〔三〕仁蔭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穢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爲干縵。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毘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陀山。樓觀羅列，

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勝。天王愍念羣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忝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蚌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強。其國人披古貝如屨，及爲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眊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橋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夫人卽其國女也。

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衢平坦，清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

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充積珍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眇漫，清冷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和暢，災厲不作。大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眞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卽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晶。土俗出犀、象、貂、鼪、瑇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金皮罽、細摩白疊、好裘、毼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

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榨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稿，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雇，以轉賣與佗國也。

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旌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卽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旌，遣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壟，下

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也。」

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宮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大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羣生，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導不及，無上法船，沉溺以濟。百官氓庶，受樂無恐。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脩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羣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六年，十二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貢獻。

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脩德爲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

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橐離王之子。離王出行，其侍兒於後任娠，離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王以爲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三〕}以弓擊水，魚鼈皆浮爲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其後支別爲句驪種也。其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之東，去遼東千里。漢、魏世，南與朝鮮、穢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爲縣以屬之。

句驪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其王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抄。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三〕}藿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時賜

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至今猶名此城爲幘溝婁。「溝婁」者，句驪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其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明」。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殺之，沒入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葬，有槨無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栢。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尙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鬪，沃沮、東穢皆屬焉。

王莽初，發高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強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驪侯騶，嚴尤誘而斬之，王莽大悅，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當時爲侯矣。光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朝貢，始稱王。至殤安之間，其王名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模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

伊夷摸死，子位宮立。位宮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位宮遣主簿、大加將兵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平，^{〔三〕}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位宮將步騎二萬人逆軍，大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軍追至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頊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到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

晉永嘉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句驪王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釗代立，^{〔三〕}康帝建元元年，慕容廆子晃率兵伐之，^{〔三〕}釗與戰，大敗，單馬奔走。晃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子五萬餘口以歸。孝武太元十年，句驪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弟農伐句驪，復二郡。垂死，子寶立，以句驪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至孫高璉，晉安帝義熙中，始奉表通貢職，歷宋、齊並授爵位，年百餘歲死。子雲，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高祖卽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曰：「高驪王樂浪郡公雲，乃誠款著，貢驛相尋，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

年，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以其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卽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驪在遼東之東，晉世句驪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太元中，王須，義熙中，王餘映，宋元嘉中，王餘毗，並遣獻生口。餘毗死，立子慶。慶死，子牟都立。都死，立子牟太。齊永明中，除太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天監元年，進太號征東將軍。尋爲高句驪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句驪，今始與通好」。而百濟更爲強國。其年，高祖詔曰：「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守藩海外，遠脩貢職，廼誠款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授茲榮命。可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治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

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淨潔。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槃盤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敕並給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亦曰秦韓，相去萬里，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馬韓亦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其國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驪、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三〕始使使隨百濟奉獻方物。

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

子賁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驪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日，至邪馬臺國，〔二五〕卽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民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眞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紵。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姪妬。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

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爲王。彌呼無夫婿，挾鬼

道，能惑衆，故國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衛。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倭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高祖卽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三〇〕

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筭，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大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卽驅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經。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西北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僅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少獲寧息，徒置戍己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龜茲，亦猶蠻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并，勝負強弱，難得詳載。明珠翠羽，雖仞於後宮；蒲梢龍文，希入於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闕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爲西北戎傳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廆追留之，而牛馬皆西走，不肯還，因遂西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則張掖之南，隴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爲號。其界東至疊川，^{〔三〕}西隣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卽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披髮爲辮。

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爲國氏，因姓吐谷渾，亦爲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受中國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
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梁興，進代爲征西將軍。代死，子伏連籌襲爵位。^{〔三〕}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爲之辭譯，

稍桀黠矣。普通元年，又奉獻方物。籌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爲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高昌國，闕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闕爽奔于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立麴氏爲王，名嘉，元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開國公。在位二十四年卒，諡曰昭武王。子子堅，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高昌王嗣位。

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南接河南，東連燉煌，西次龜茲，北隣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力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驪，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珞環釧。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麩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石鹽。多草木，草實如鴈，鴈中絲如細纊，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陀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三〕有五穀。國人以麩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氊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

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

來獻方物。

胡蜜丹國，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後漢光武時，其王名弘，爲莎車王賢所殺，滅其族。賢使其子則羅爲龜茲王，國人又殺則羅。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王，由是屬匈奴。然龜茲在漢世常爲大國，所都曰延城。魏文帝初卽位，遣使貢獻。晉太康中，遣子入侍。太元七年，秦主苻堅遣將呂光伐西域，至龜茲，龜茲王帛純載寶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光立帛純弟震爲王而歸，自此與中國絕不通。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國，西域之屬也。後漢建武末，王俞爲莎車王賢所破，徙爲驪歸王，以其弟君得爲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種人都末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

爲王。霸死，兄子廣得立，後擊虜莎車王賢以歸，殺之，遂爲強國，西北諸小國皆服從。

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菓蓏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魏文帝時，王山習獻名馬。天監九年，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罍。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陀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氊、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氊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普通五年，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鷺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眞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汎慄國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宕昌國，在河南之東南，益州之西北，隴西之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瓊忽始獻方物。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

屈耽遣使獻馬。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茄盧，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茄盧。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茄盧鎮主。卒，子旻立。旻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功山歸款，齊世以靈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天監初，以集始爲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假節、督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梁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國，詔許焉，卽以爲東益州。

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東去長

安九百里。本有十萬戶，世世分減。其大姓有苻氏、姜氏。^{〔三八〕}言語與中國同。著烏阜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鞞。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精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爲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鞞。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伐魏。齊建元元年，洪軌始至其國，國王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里，魏人閉關不敢戰。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移其居。天監中，始破丁零，復其舊土。始築城郭，名曰木末城。十四年，遣使獻烏貂裘。^{〔三九〕}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匹，金一斤。

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爲之，則噎而不雨，問其故，以暝云。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牒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校勘記

〔一〕有西國夷亦稱王「西國」南史作「西圖」。

〔二〕功曹區達殺縣令自立爲王「達」南史及晉書林邑傳並作「連」。

〔三〕晉成帝咸康三年「三」晉書林邑傳作「二」。

〔四〕文本日南西捲縣夷帥范稚家奴「稚」晉書、南齊書林邑傳並作「椎」。

〔五〕又遣督護陶綏李衢討之「綏」疑「綏」字之誤。晉書陶璜傳有孫綏位至交州刺史，當卽此人。

〔六〕哀帝昇平初復爲寇暴刺史溫放之討破之晉哀帝無「昇平」年號。「昇」當作「升」，升平是晉穆帝年號，「哀帝」當作「穆帝」。晉書穆帝紀，升平三年，交州刺史溫放之帥兵討林邑。

〔七〕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須達」晉書安帝紀作「范達」。

〔八〕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史」疑是「吏」之誤。

〔九〕九年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交龍王甄知及其將范健等「須達」晉書安帝紀

作「范湖達」。杜慧期 晉書安帝紀作「杜慧度」。

〔一〇〕殺蕩甚多 「蕩」南史作「傷」。

〔一一〕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曰陽邁 「慕」各本及南史譌「纂」，據南齊書林邑國傳改正。按：既云「立」，不應又云「纂」，致文相複，當依南齊書作「慕」爲是。

〔一二〕孝武孝建大明中 「孝建」各本譌「建元」。按：宋孝武帝無「建元」年號，而孝建與大明相接，今改正。

〔一三〕頸長三尺 「頸」各本作「頭」，南史同。按：下云「南方號曰長頸王」，是「頭」當爲「頸」字之譌，冊府元龜九九七正作「頸」，今據改。

〔一四〕其南有徼國 「徼」南史及南齊書扶南國傳作「激」。

〔一五〕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 「范蔓」，南齊書扶南國傳作「范師蔓」。

〔一六〕蔓姊子旃 「旃」，南齊書扶南國傳作「旃慕」。

〔一七〕果是阿育王塔所 「阿」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一八〕又使沙門僧尙伽爲三層 「伽」南史作「加」。

〔一九〕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 按本書武帝紀，丹丹國遣使在中大通三年六月。

〔二〇〕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等 「古貝」殿本作「吉貝」。按：「吉貝」南史皆作「古貝」，梁書則惟百

納本「古貝」「吉貝」雜出，實皆一物，卽本棉。

〔三二〕大梁揚都天子「都」各本作「郡」，據冊府元龜九六八改。按下婆利國王遣使奉表亦稱「大梁揚都聖王」。

〔三三〕南至淹滯水「淹滯水」冊府元龜九五六作「淹澠水」，與後漢書高句驪傳合。

〔三四〕順奴部「順奴部」各本並作「慎奴部」。按後漢書、三國魏志高句驪傳皆作「順」，此姚思廉爲避梁武帝父蕭順之諱而改。今改回。

〔三五〕位宮寇西安平「安」下各本衍一「嘉」字，據三國魏志高句驪傳刪。

〔三六〕弗利死子釗代立「釗」各本譌「劉」，據晉書慕容皝載記改正。下同。

〔三七〕康帝建元元年慕容廆子晃率兵伐之「晃當卽是皝，音近而譌。慕容皝出兵事，晉書慕容皝載記云在咸康七年，通鑑繫於咸康八年。」

〔三八〕王須「須」晉書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紀作「餘暉」。

〔三九〕王姓募名秦「姓」各本皆脫。據南史補。

〔四〇〕至邪馬臺國「邪」各本譌「祁」，據冊府元龜九五七改。

〔四一〕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大」各本脫，據南史倭國傳補。

〔四二〕其界東至疊川「疊」各本譌「壘」，據南史改。

〔三二〕子伏連籌襲爵位「伏連」各本作「休運」，據魏書吐谷渾傳、北史吐谷渾傳改。

〔三三〕河西郡開國公「南史作「西平郡公」。

〔三四〕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湊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力等「柳婆」疑當作「柳娑」。「白力」各本作「白刀」，據唐三藏法師傳改，即魏書高昌傳之「白棘城」。

〔三五〕多山川樹木「樹」字上，南史有「少」字。

〔三六〕後漢建武末王兪爲莎車王賢所破「兪」後漢書西域于闐國傳、莎車國傳並作「兪林」。

〔三七〕以其弟君得爲于闐王「君得」後漢書西域于闐國傳作「位侍」。

〔三八〕其大姓有苻氏姜氏「苻」各本皆譌「符」，據南史改正。按：「姜氏」下，南史有「梁氏」。

〔三九〕遣使獻烏貂裘「烏」南史作「馬」。

梁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

豫章王綜 武陵王紀 臨賀王正德 河東王譽

豫章王綜字世謙，高祖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邑二千戶。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尋進號北中郎將。十年，遷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十三年，遷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五年，遷西中郎將，兼護軍將軍，又遷安前將軍、丹陽尹。十六年，復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普通二年，入爲侍中、鎮右將軍，置佐史。

初，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旣長，有才學，善屬文。高祖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鎮。至年十五六，尙躑躅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內外咸有穢

議。綜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手制奔馬。常微行夜出，無有期度。每高祖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羣臣莫敢言者。恒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卽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

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聞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遂使人入北與之相知，謂爲叔父，許舉鎮歸之。會大舉北伐，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綜都督衆軍，鎮于彭城，與魏將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連兵旣久，慮有釁生，敕綜退軍。綜懼南歸則無因復與寶寅相見，乃與數騎夜奔于延明，魏以爲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戶，錢三百萬，布絹三千匹，雜彩千匹，馬五十匹，羊五百口，奴婢一百人。綜乃改名纘，字德文，追爲齊東昏服斬衰。於是有司奏削爵土，絕屬籍，改其姓爲悖氏。俄有詔復之，封其子直爲永新侯，邑千戶。大通二年，蕭寶寅在魏據長安反，綜自洛陽北遁，將赴之，爲津吏所執，魏人殺之，時年四十九。

初，綜旣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大略曰：

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

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別鶴夜半啼。

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城。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揜抑。

其悲落葉云：

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

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

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也。少勤學，有文才，屬辭不好輕華，甚有骨氣。天監十三年，封爲武陵郡王，邑二千戶。歷位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輕車將軍、丹陽尹。出爲會稽太守，尋以其郡爲東揚州，仍爲刺史，加使持節、東中郎將。徵爲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出爲宣惠將軍、江州刺史。徵爲使持節、宣惠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

史。尋改授持節、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大同十一年，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爲武王者，武陵王也，於是朝野屬意焉。及太清中，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怱並固諫，紀以爲貳於己，皆殺之。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反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之『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

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陝。聞西魏侵蜀，遣其將南梁州刺史譙淹迴軍赴援。五月日，西魏將尉遲迴帥衆逼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之，迴分軍據守，卽趨成都。丁丑，紀次于西陵，舳艫翳川，旌甲曜日，軍容甚盛。世祖命護軍將軍陸法和於硤口夾岸築二壘，鎮江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物情恒擾，世祖憂焉。法和告急，旬日相繼。世祖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世祖復於獄拔謝答仁爲

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法和。世祖與紀書曰：「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長喪亂，獯醜馮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與岳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仍令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庚申，紀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任約、謝答仁與戰，破之。既而陸納平，諸軍並西赴，世祖又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歡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之別字也。紀遣所署度支尚書樂奉業至于江陵，論和緝之計，依前旨還蜀。世祖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丙戌，

巴東民苻昇、徐子初等斬紀硤口城主公孫晃，降于衆軍。王琳、宋籊、任約、謝答仁等因進攻侯叡，陷其三壘，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將軍樊猛獲紀及其第三子圓滿，俱殺之於硤口，時年四十六。有司奏請絕其屬籍，世祖許之，賜姓饗餐氏。

初，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蠹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仗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粗險，不拘禮節。初，高祖未有男，養之爲子，及高祖踐極，便希儲貳，後立昭明太子，封正德爲西豐侯，邑五百戶。自此怨望，恒懷不軌，睚眦宮辰，覬幸災變。普通六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遂逃奔于魏，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其封爵，仍除征虜將軍。

中大通四年，爲信武將軍、吳郡太守。徵爲侍中、撫軍將軍，置佐史，封臨賀郡王，邑二千戶，又加左衛將軍。而凶暴日甚，招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況大王

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慨。今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許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猶遣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引軍與景俱進，景推正德爲天子，改年爲正平元年，景爲丞相。臺城沒，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大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其爲變，矯詔殺之。

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太子第二子也。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六〕}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石頭戍軍事。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還除侍中、輕車將軍，置佐史。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

未幾，侯景寇京邑，譽率軍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世祖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爲不逞，將襲江陵。」世祖甚懼，因步道間還，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前後使三反，譽並不從。世祖大怒，乃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所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

與書陳示禍福，許其遷善。譽不答，修浚城池，爲拒守之計；謂鮑泉曰：「敗軍之將，勢豈語勇。欲前卽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櫛寺，譽帥衆逆擊之，不利而還。泉進軍于橘洲，譽又盡銳攻之，不剋。會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溺死者萬餘人。譽於是焚長沙郭邑，驅居民於城內，鮑泉度軍圍之。譽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旣久，雖外內斷絕，而備守猶固。後世祖又遣領軍將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者太半。譽窘急，乃潛裝海船，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譽顧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曰：「奉命不許。」遂斬之，傳首荊鎮，世祖反其首以葬焉。

初，譽之將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七〕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並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釁禍。嗚呼！身當管、蔡

之罰，蓋自貽哉。

校勘記

〔一〕夙昔共根本 「夙」各本譌「凡」，據藝文類聚八八改正。

〔二〕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 太清只三年，「五年」實卽大寶二年，蓋元帝不用大寶紀年，始終承用太清年號。張森楷梁書校勘記：「此蓋承元帝世紀事之文而未及刊削。」

〔三〕五月日西魏將尉遲迴帥衆逼涪水 「五月日」不成文理，當有脫衍。通鑑繫此事於元帝承聖二年五月甲戌。

〔四〕鎮江以斷之 「鎮」疑「鎖」字之譌。南史：「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通鑑：「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

〔五〕紀築連城攻絕鐵鎖 「紀」各本作「約」，據南史及通鑑改。

〔六〕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 「中」字各本脫，據本書武帝紀補。按：大通無三年。

〔七〕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 按：齋南史作「臍」，疑作「臍」是。或原作「齊」，齊與臍通，後人誤改爲「齋」。

梁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

侯景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雁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爲北鎮戍兵，稍立功效。魏孝昌元年，有懷朔鎮兵鮮于脩禮，於定州作亂，攻沒郡縣；又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其黨與，復寇幽、冀，與脩禮相合，衆十餘萬。後脩禮見殺，部下潰散，懷朔鎮將葛榮因收集之，攻殺吐斤洛周，盡有其衆，謂之「葛賊」。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朱榮自晉陽入弑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衆見榮，榮甚奇景，卽委以軍事。會葛賊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內擊大破之，生擒葛榮，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

頃之，齊神武帝爲魏相，又入洛誅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爲神武所用。景性殘忍酷

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爲司徒、南道行臺，〔一〕擁衆十萬，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爲汝用。」乃爲書召景。景知之，慮及於禍，太清元年，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曰：

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則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常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以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畫一者也。

臣昔與魏丞相高王並肩勦力，共平災釁，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興以後，無役不從，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戰必殄。筋力消於鞍甲，忠貞竭於寸心。乘藉機運，位階鼎輔。宜應誓死罄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溘焉罔貳。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爲，臣不愛命，但恐死之無益耳。

而丞相既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觸類猜嫉，諂諛迭進，共相搆毀。而部分未周，累信賜召，不顧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滅忠梗。其父若殞，將何賜容。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兵汝、潁，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荊州刺史郎椿、〔二〕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可朱渾願、〔三〕

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秣馬潛戈，待時卽發。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咸願歸誠聖朝，息肩有道，勦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略。

且臣與高氏釁隙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理。黃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羣臣顙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惟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聞茲寸款，惟應霈然。

丁和既至，高祖召羣臣廷議，尙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議，皆云納侯景非宜，高祖不從是議而納景。

及齊神武卒，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高祖乃下詔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輒行，如鄧禹故事，給鼓吹一部。齊文襄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請西魏爲援，西魏遣其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又夜遁。於是據懸瓠、項城，求遣刺史以鎮之。詔以羊鴉仁爲豫、司二州刺史，移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建爲殷州刺史，鎮項城。

魏既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齊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方爲己患，乃以書喻景曰：

蓋聞位爲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繾綣衿期，綢繆寤語，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生，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效。若然尙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

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跡，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泰，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七〕當今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爲口端之說，〔八〕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

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並付司寇。近者，聊命偏

師，前驅致討，南亮、揚州，應時剋復。卽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強盛。內外感德，上下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

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五〕}當開從善之門，決改先迷之路。今刷心盪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垂橐還闕者，當授豫州刺史。卽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卒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

君旣不能東封函谷，南向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垂髮戴白，同之塗炭，聞者酸鼻，見者寒心，矧伊骨肉，能無愧也？

孤子今日不應方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西之心，深有悔禍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嶠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爲其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啓，將改過自新，已差李龍仁，垂欲發遣，聞房已遠，遂復停發。未知遵道此言爲虛爲實；但旣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

景報書曰：

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

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爲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袞衣，口殮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爲一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權，閹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盧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覲面目，寧不自疑。及廻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二飛書每奏，兼申鄙情；而羣率恃雄，三眇然不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爲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獎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三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爲盜，祿去公室，相爲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關言。

賜示「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

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

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強，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自無後。^{〔一〕}潁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強。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二〕}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楚剽勁，帶甲千羣；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強！

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奚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

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誇張形勝，指期盪滅。竊以寒飈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歸正朔，轉禍以脫網羅，彼旣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三〕}剋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四〕}燕、衛、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

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勅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剋濟。

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

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擲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

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闕獻策，求諸元子弟立爲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渡江，許卽僞位，乘輿副御以資給之。

齊文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入渦陽，馬尚有數千匹，甲卒數萬人，車萬餘兩，相持於渦北。景軍食盡，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於紹宗。景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峽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奔壽春，監州韋黯納之。景啓求貶削，

優詔不許，仍以爲豫州牧，本官如故。

景既據壽春，遂懷反叛，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卒。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袍，領軍朱異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青布以給之。景得布，悉用爲袍衫，因尙青色。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

先是，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城，兵敗沒于魏，至是，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連和。景聞之懼，馳啓固諫，高祖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鄱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領軍朱異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而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

十月，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歷陽

太守莊鐵遣弟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沒，鐵又降之。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荻，實裝濟景。景至京口，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尙未信也，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卽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城內諸軍事，都官尙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

旣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航，命徹航，始除一舶，遂棄軍走南塘，遊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於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開，羊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剋，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啓求誅中領軍朱异、太子右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麟、制局監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

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

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卽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

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暉略守東府城。

景又於城東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內，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旣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削，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並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

景儀同范桃棒密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

日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退。時趙伯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三直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徇之，逼云「已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儁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釋之。

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

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三並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並用焉。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賊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爲洪波矣。又燒南岸民居營寺，莫不咸盡。

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孝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並緣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粲拒戰敗績，景斬粲首徇于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

數十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邵陵王綸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柵，破之，遂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緣水西立柵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

初，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太半。

景自歲首以來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尙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瑒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左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

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于馬邛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進江潭苑。景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詬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卽當進發」。敕並召之。景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卽以奉還朝廷。」

初，彭城劉邈說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衆雲集，未易而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又說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然之，乃抗表曰：

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宜，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夷凶剪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淩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輜軒相屬，疆場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機，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祕奧。享年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

京。臣所以踴躍一隅，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爲陛下陳之：

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路，必將分災卹患，同休等戚；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汝、潁之地，便絕好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歸，陷之虎口，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

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方欲挂旆嵩、華，懸旌冀、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

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旣而逃遁，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爲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勵兵秣馬，

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渦陽之恥。陛下喪其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啓，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聽。翻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

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兵，衆無百乘，不能抗拒，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曾無追責，憐其苟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

懸瓠大藩，古稱汝、潁。臣舉州內附，羊鴉仁固不肯入；既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既不爲罪，臣得之不以爲功。其失五也。

臣渦陽退衄，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色，祇奉朝廷，掩惡揚善。鴉仁自知棄州，切齒歎恨，內懷慚懼，遂啓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頓爾，陛下曾無辯究，默而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並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

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漁獵百姓，多蓄土馬，非欲爲國立功，直是自爲富貴。行貨權幸，徼買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咸稱胡、趙，比昔關、張，誣掩天

聽，謂爲真實。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

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市征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裴之悌等助戍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遁歸；又啓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

臣雖才謝古人，實頗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總戶兵仗，陸驗、徐麟典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三巴境外虛實，定計於舍人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賄於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

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每相祇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或啓臣纖介。招攜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

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頻有表疏。言直辭強，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罪，而能坐受

殲夷？韓信雄桀，亡項霸漢，末爲女子所烹，方悔蒯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秕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願也。

三月朔旦，城內以景違盟，舉烽鼓譟，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襲，敗績，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

景又遣于子悅至，更請和。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固責之。景大怒，卽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遂陷。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下，自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於是援兵並散。

景矯詔曰：「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鎮牧守可各復本任。」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

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陵，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以城降之。景以紹先爲南兖州

刺史。

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與湘潭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起兵，將赴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祗等力不能制，並奔于魏。景以蕭弄璋爲北兖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廂公丘子英、直閣將軍羊海率衆赴援，海斬子英，率其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

景又遣儀同于子悅、張大黑率兵入吳，吳郡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悅等既至，破掠吳中，多自調發，逼掠子女，毒虐百姓，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柵拒守。

是月，景移屯西州，遣儀同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

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臺城既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慙，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憤，時有事奏聞，多所譴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憤感疾而崩。

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餘日，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皇太子卽皇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

又遣儀同亮率兵攻宣城，宣城內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以郡降。

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衆東次錢塘，新城戍主戴僧易據縣拒之。〔三三〕

是月，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軍，收于子悅、張大黑還京誅之。

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嶮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景以儀同郭元建爲尙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

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以拒景。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鹽、胥浦二縣爲武原郡。

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爲西秦王，〔三四〕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敬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

景遣其中軍侯子鑒監行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吳興，執太守張嶮父子送京師，景並殺之。

景以宋子仙爲司徒，任約爲領軍將軍，余朱季伯、叱羅子通、彭儁、董紹先、張化仁、于慶、魯伯和、紇奚斤、史安和、時靈護、劉歸義，並爲開府儀同三司。

是月，鄱陽嗣王範率兵次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要之西上。景出頓姑孰，範將裴之悌、夏侯威生以衆降景。

十一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爲臨江郡，富陽爲富春郡。以王偉、元羅並爲儀同三司。

十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棄城走，遣劉神茂追擒之。景以裴之悌爲使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爲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

是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不聽出入。

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

前江都令祖皓起兵於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又結魏人爲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出自京口，水陸並集。皓嬰城拒

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中無少長皆斬之。以侯子鑒監南兗州事。

是月，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四月，景以元思虔爲東道行臺，鎮錢塘。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

文成侯寧於吳西鄉起兵，旬日之間，衆至一萬，率以西上。景廂公孟振、侯子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景。

七月，景以秦郡爲西兗州，陽平郡爲北兗州。

任約、盧暉略攻晉熙郡，殺鄱陽世子嗣。

景以王偉爲中書監。

任約進軍襲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世祖時聞江州失守，遣衛軍將軍徐文盛

率衆軍下武昌，拒約。

景又矯詔自進位爲相國，封泰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景以柳敬禮爲護軍將軍，姜詢義爲相國左長史，徐洪爲左司馬，陸約爲右長史，沈衆爲右司馬。

是月，景率舟師上皖口。

十月，盜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臥內，景黨不能平，故害之。

景又矯詔曰：「蓋懸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斗；羣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展，則八紘共輳；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后，莫不啓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逖聽虞、夏，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未之或改。逮幽、厲不競，戎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侵穴伊、瀍；獫狁孔熾，巢栖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年代，周原不復，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略，中息遠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浹寓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闢土，跨瀚海以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龜出洛，白雉歸豐。鳥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南向。值天厭昏僞，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略，出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昂叶暉；剖析六韜，錙銖四履。騰文豹變，鳳集虬翔；奮翼來儀，負圖而降。爰初秉律，實先啓行，奉茲廟算，克除獯醜。直以鼎湖上征，六龍晏駕；干戈暫止，九伐未申。而惡稔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續長亂階。異彼洋音，同茲荐食；(三)偷竊僞號，心希舉斧。豐水君臣，奉圖乞援，關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思覩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堯黎，冀康禹跡。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尙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

度遼。況乃神規叡算，眇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彼常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餘悉如故。」以詔文呈太宗，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齊遣其將辛術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率兵赴援，術退。

徐文盛入貝磯，〔三〕任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口。

時景屯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兖州司馬成欽等將襲之。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祈陽侯通理、柳敬禮、成欽等，並害之。

十二月，景矯詔封賁爲竟陵王，賞發南康之謀也。

是月，張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至是，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東伐彪。

二年正月，彪遣別將寇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之。

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子太師，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紇奚斤爲太子太傅，王偉爲尙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尙書右僕射。

北兖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事泄，景誅之。

是月，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衆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衆二萬，西上援約。四月，景次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景訪知郢州無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百襲陷之，執刺史方諸、行事鮑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盛等聞之，大潰，奔歸江陵，景乘勝西上。

初，世祖遣領軍王僧辯率衆東下，代徐文盛，軍次巴陵，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夜攻擊，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太半。世祖遣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聞，遣任約以精卒數千逆擊僧祐，僧祐與居士陸法和退據赤亭以待之，約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約。景聞之，夜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時靈護等助和守，以張化仁、閻洪慶守魯山城，〔三九〕景還京師。王僧辯乃率衆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

景乃廢太宗，幽於永福省。作詔草成，逼太宗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歔歔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棟卽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

初，景旣平京邑，便有篡奪之志，以四方須定，且未自立，旣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僞僭大號，遂其姦心。其謀臣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

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景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爲二宮萬福；若遂行弑逆，結怨海內，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執不從。景乃矯棟詔，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爲敬皇后，豫章國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以劉神茂爲司空，徐洪爲平南將軍，秦晃之、王曄、李賢明、徐永、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並爲儀同三司。

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

十月壬寅夜，景遣其衛尉彭儁、王脩纂奉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處憂旣久，故令臣等奉進一觴。」太宗知其將弑。乃大酣飲酒，旣醉還寢，脩纂以帑盛土加於腹，因崩焉。斂用法服，以薄棺密瘞於城北酒庫。

初，太宗久見幽繫，朝士莫得接覲，慮禍將及，常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謂之曰：「龐涓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耳。」至是見弑，實以土焉。

是月，景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雲麾將軍桑乾王元顥等據東陽歸順，仍遣元顥及別將李占、趙惠朗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義，奪

其兵。

張彪攻永嘉，永嘉太守秦遠降彪。

十一月，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鎮錢塘，遣儀同田遷、謝答仁等將兵東征神茂。

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於景上，〔三〇〕赤足丹觜，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以劉勸、戚霸、朱安王爲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爲護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侯子鑒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蕭棟歸之于景。景以郭元建爲南兗州刺史，太尉、北行臺如故。

景又矯蕭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考爲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鍾虡宮懸之樂，一如舊儀。

景又矯蕭棟詔，禪位於己。於是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文物，並依舊儀。以輜車牀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脚坐。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爲太始元年。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于監省。僞有司奏改「警蹕」爲「永蹕」，避景名也。改梁律爲漢律，改左民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執羈絆。其左僕射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爲七廟？」偉曰：「天子

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咸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三〕}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爲元皇帝。

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至建德，攻元顥、李占柵，大破之，執顥、占送景。景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

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自巴丘挫衄，軍兵略盡，恐齊人乘釁與西師犄角，乃遣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鑒率舟師向濡須，曜兵肥水，以示武威。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剋之。郭元建、侯子鑒俄聞王師旣近，燒合肥百姓邑居，引軍退，子鑒保姑孰，元建還廣陵。

時謝答仁攻劉神茂，神茂別將王曄、麗通並據外營降答仁。^{〔三〕}劉歸義、尹思合等懼，各棄城走。神茂孤危，復降答仁。

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宵遁。景遣史安和、宋長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鑒守姑孰。追田遷等還京師。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三月，景往姑孰，巡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與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爲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十餘日，賊黨大喜，告景曰：「西師懼吾之強，必欲遁逸，不擊，將失之。」景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子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

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鑒僅以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以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

僧辯進軍次張公洲。景以盧暉略守石頭，紇奚斤守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內。僧辯焚景水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乃緣淮立柵，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鑒、于慶、史安和、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柵拒守。使王偉、索超世、呂季略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軍奮擊，大破之。侯子鑒、史安和、王僧貴各棄柵走。盧暉略、紇奚斤並以城降。

景既退敗，不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王偉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尙足一戰，寧可便走，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當復一決耳。」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

王僧辯遣侯瑱率軍追景。景至晉陵，劫太守徐永東奔吳郡，進次嘉興，趙伯超據錢塘

拒之。景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掩至，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屍于王僧辯。傳首西臺。曝屍於建康市，百姓爭取屠膾噉食，焚骨揚灰。會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付武庫。

景長不滿七尺，而眉目疏秀。性猜忍，好殺戮。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尙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馬遊戲於宮內，及華林園彈射鳥鳥。謀臣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更成失志。所居殿常有鴝鵒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普通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轔，必低頭不前。

初，中大同中，高祖嘗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寤甚悅之。旦見中書舍人朱异，說所夢，异曰：「此豈宇內方一，天道前見其徵乎？」高祖曰：「吾爲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懷。」及太清二年，景果歸附，高祖欣然自悅，謂與神通，乃議納之，而意猶未決。曾夜出視事，至武德閣，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非可悔也。」朱异接聲而對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

心。今侯景據河南十餘州，分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拒而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異言，又信前夢，乃定議納景。及貞陽覆敗，邊鎮恆擾，高祖固已憂之，曰：「吾今段如此，勿作晉家事乎？」

先是，丹陽陶弘景隱於華陽山，博學多識，嘗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

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室。

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云〕}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

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遊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爲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搯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果以鹽封其屍。

王偉，陳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啓、書、檄，皆其所製。景既得志，規摹篡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陵，烹於市。百姓有遭其毒者，並割炙食之。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爲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校勘記

- 〔一〕魏以爲司徒南道行臺 南道行臺，南史作河南道大行臺，與北齊書神武紀合。此句當有脫誤。
- 〔二〕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荊州刺史郎椿 「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荊州刺史」十四字各本俱脫，今據通鑑考異補入。按：豫州刺史高成，魏書孝靜紀作「高元成」。
- 〔三〕洛州刺史可朱渾願 「可」字各本皆脫。可朱渾是姓，願是名。今補。
- 〔四〕高祖乃下詔封景河南王 「王」字各本皆脫，據南史及通鑑太清元年紀補。

〔五〕大行臺「大」各本譌「入」，據南史改正。

〔六〕西陽太守羊思建爲殷州刺史「建」，周書楊忠傳及通鑑梁武帝太清元年紀作「達」。

〔七〕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入秦」之「秦」字，「歸吳」之「吳」字，各本脫，據北齊書文襄紀及文苑英華六八五補。

〔八〕曲爲口端之說「口端」北齊書文襄紀作「無端」，文苑英華六八五作「異端」。按「口端」疑當作「兩端」，景報書有「又見誣兩端」語可證。

〔九〕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北齊書文襄紀作「寧人負我，不我負人」。文苑英華六八五作「寧使人負我，不使我負人」。

〔一〇〕咫尺不遠「遠」各本譌「送」，據北齊書文襄紀改。

〔一一〕而羣率恃雄「率」各本作「卒」，形近而譌，今改正。按：率與帥同，北齊書文襄紀作「帥」。

〔一二〕勞而後受「受」，北齊書文襄紀作「授」。

〔一三〕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自無後北齊書文襄紀無「紂有」二字，「桀」作「紂」。按：作「紂」是。「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一四〕被我虎文「虎」各本作「獸」，殿本亦漏未回改。

〔一五〕熊虎齊奮「虎」各本作「豹」，乃姚思廉避唐諱改，今據北齊書文襄紀回改。

〔一六〕三分鼎峙 〔三〕各本譌「二」，據北齊書文襄紀改。

〔一七〕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 〔合〕各本作「郢」，據南史、通鑑及鄱陽王範傳改。

〔一八〕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 〔中軍〕下，南史有「大都督」三字，「王顯貴」作「王貴顯」。陳書任忠傳亦作「王貴顯」。

〔一九〕使援庾信 〔援〕各本作「授」，據南史改。

〔二〇〕新淦公大成 〔新淦公〕各本作「新淦將軍」，又脫「大成」二字，今據南史改補。按：通鑑亦作「新淦公大成」，胡三省注：「新淦或作新淦。」沈約志：新淦縣，漢屬豫章郡。」作新淦是。

〔二一〕綸司馬莊丘惠達 〔通鑑作「莊丘惠」，無「達」字。

〔二二〕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 〔鉤〕各本作「登」，據南史改。

〔二三〕邵陵王綸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 〔城〕各本作「成」，據南史改。下同。

〔二四〕非令不行 〔令〕疑當作「金」。

〔二五〕新城戍主戴僧易據縣拒之 〔主〕字，各本脫，據通鑑補。〔易〕通鑑作「遏」。

〔二六〕元景龍爲陳留王 〔龍〕南史作「襲」。

〔二七〕異彼洋音同茲荐食 〔洋音〕不可解。疑「洋」字是「泮」字之譌。蓋取詩魯頌泮水「懷我好音」義，謂高洋不欲與梁修好，而懷有荐食江南之意。

〔三八〕徐文盛入貝磯。「貝」，各本譌「資」，據通鑑改正。通鑑胡注引水經注：「江水東過邾縣南，東逕白虎磯北，又東逕貝磯北，又東逕黎磯北。」

〔二九〕以張化仁閭洪慶守魯山城。「閭」，本書簡文帝紀作「門」。

〔三〇〕忽有野鳥翔於景上。冊府元龜九五「景」下有「庭」字。疑本作「翔於庭上」，「庭」譌爲「景」，而元龜所引，則又多一「景」字。南史「景」下又有「冊書」二字。

〔三一〕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周」，南史作「乙羽周」。

〔三二〕神茂別將王曄麗通並據外營降答仁。「曄」各本譌「華」，據通鑑梁元帝承聖元年改。「麗」通鑑作「酈」，疑作「酈」是。

〔三三〕至壺豆洲。「壺」南史作「湖」，本書羊鰈傳及通鑑作「胡」。

〔三四〕前太子舍人羊鰈殺之。按羊鵠傳，「鰈」字作「鵠」，從鳥不從魚。然傳稱「字子鵬」，當取莊子鰈化爲鵬之意，則作「鰈」是。

〔三五〕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牀上」太平御覽七〇六作「殿上」。

〔三六〕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中」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曾鞏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

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觀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

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旣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

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臣鞏等謹敘目錄，昧死上。

